

新資治通鑑



中國經史出版社

邵光远

主编

新
资
治
通
鉴

(第一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资治通鉴/邵光远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8

ISBN 7-104-01674-0

I. 新… II. 邵… III. 政论—中国—文集 IV.
D6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198 号

新资治通鉴

邵光远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忠 信 诚 胶 印 厂 印 刷

166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6.125 印张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套

ISBN 7-104-01674-0/K·62 定价 (全六卷): 660.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治 国 安 邦 鉴

第二卷：

廉 政 爱 民 鉴

第三卷：

除 旧 布 新 鉴

第四卷：

运 筹 帷 幄 鉴

第五卷：

启 贤 任 能 鉴

第六卷：

修 身 治 家 鉴

治 國 安 邦 鑑

目 录

治国安邦鉴

前世经典	(5)
后世评说	(159)
风流人物	(210)
史海镜鉴	(307)

目

录

前 世 经 典

兼 爱

——墨子

【简介】

墨子（约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395 年），名翟，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相传他是宋国人，做过宋国的大夫，后在鲁国居住的时间较长。据说，墨子曾做过工匠，而且有比较高明的技术造诣。关于墨子，历史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楚国欲攻打宋国，并招来当时最著名的工匠公输般（鲁班）建造攻城器械。墨子闻之，急匆匆从鲁国出发，日夜不休，十日十夜到楚劝谏楚王。楚王对墨子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但公输般已为我造好了攻城器械。于是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比试攻守器械，并利用他高超的技术赢得了这场比赛。墨子的思想记载在《墨子》一书中。

本篇（选自《墨子》）大体上体现了墨子思想的核心成份，即：“兼相爱，交相利”和反对儒家“爱有等差”的仁礼之说，主张爱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分等。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

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憚举其国，以攻入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憚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憚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群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群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调和。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辨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君说（音越 yuè）之，则士众能为之。况子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老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老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音脏 zāng）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

(音鸡 jī) 年，朝有黧墨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音勾 gōu）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老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音切 qiè）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导。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宴，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泝（音姑 gū），注后之陂、（音呼 hū）池之宴；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浚，以捷（音健 jiàn）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穰人黍稷狗彘。天膺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抵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

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译文】

墨子说：“仁人所要做的事，必须是兴天下的利，除去天下之害，以这个作为目标。”究竟天下的利是什么，天下的祸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国与国间互相攻打，家与家间互相争夺，人与人间互相损害，君对臣无恩惠，臣对君不尽忠，父对子不慈爱，子对父不孝顺，兄弟之间不和睦，这些都是天下的祸害。”这些祸害究竟是从哪是发生的呢？是因为人相爱而生的吗？墨子说：“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而生的。”现在诸侯只知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所以不惜用全国的力量去攻打别国。家主（指卿大夫）只知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不借用他家族的力量，去争夺别人的家族。个人只知爱自己的，不爱别人的，所以不借用他全部的力量去损害他人的。凡是诸侯不相爱，必定发动野战；家主不相爱，必定互相争夺；人与人不相爱，就互相损害；君臣不相爱，就没有了恩惠和尽忠；父子不相爱，就没有了慈爱和孝顺；兄弟不相爱，就不会和睦。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必凌弱，富必欺贫，贵必傲贱，诈必骗愚。凡是天下的争夺怨恨，其起因都是由于不相爱。所以仁者认为这样不对。

既然仁者认为这样不对，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呢？墨子说：“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去改变它。”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墨子说：“把别人的国，看作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看作自己的身。”所以，诸侯相爱，就不舍发动野战；家主相爱，就不会互相争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互相损害；君臣相爱，必定上惠下忠；父子相爱，必定上慈下孝；兄弟相爱，必定和睦。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就不会凌弱，众就不会压寡，富就不会欺贫，诈就不会骗愚。凡是天下的



一切争夺怨恨，都可使不发生，这是由于相爱路缘故，所以仁者赞美它。

但是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说：“不错。兼爱当然很好，但这是天下一件很难的事情呀！”墨子说：“天下的士君子，只不过不知道它的利益，不曾辨明其功效罢了。现在譬如攻城野战，为名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乃是天下老百姓认为最难的了。但是君主如果喜欢，他的部下也能够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完全不同。凡是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而实行这种兼爱又有什么困难呢？只不过君主不把它施行在政治方面，社会人士不把它应用在行为方面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人家穿破旧的衣服，于是他的臣子都穿劣等的母羊皮做的裘衣，用牛皮带来佩挂剑，戴厚布做的帽子，这就样，进可以见群主，出可以上朝。这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喜欢这样，臣子们就照着去做了。从前楚灵王喜欢人家细腰，他的臣子每天都只吃一顿饭，作为节制的办法，先吸一口气，然后再紧束腰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到了一年，满朝的臣子又黑又瘦。这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喜欢这样，臣子们就照着做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人家勇敢。一次教练他的臣下时，将他们集合起来，放火烧寝室，考验臣下说：“越国的财宝都在这里。”越王亲自击鼓，令他们前进，臣下们听到鼓音，奋勇争先，赶火而死的，约一百人有余。这时越王才鸣金叫他们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喜欢这样，臣子们就照着做了。所以墨子说：“少吃饭，穿破旧的衣服，为名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都是天下老百姓认为很难的事。但是如果君主喜欢，众人也就能做到。至于兼相爱、交相利，与此不同。凡是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种事做起来又有什么困难呢？只不过君主不把它施行在政治上，士人不把它应用在行为中罢了。”

但是现在天下的士君子说：“不错。能够兼爱当然是好的。但是，这是行不通的事呀！就好比举着泰山去涉越黄河和济水一样。”墨子说：“这比方得不对。举着泰山去涉越黄河和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但从古到今，还没有人能行。至于兼相爱、交相利，就与此不司。古代圣王就曾经这样做过。”何以知道呢？从前禹治理天下时，在西边治理西河地区的渔窦水，用来排泄渠、孙、皇的水；北边治理防、原、孤三条河流，将它们主入后之邸、滹沱河中；使黄河在砥柱山分流，开通龙门，以利燕国、代国和胡、貉部族以及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疏导积滞于大陆地区的大水，一方面把它拦入孟渚泽，同时用九条河流乘分流，以此限制它泛滥，利冀州的人民。南边治理江、淮、汉、汝，使它们东流入海，并疏通五湖地区，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业，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了。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时，光明有如日月，照耀四方以及西土。不因为大国就去欺凌小国，不因为人多就去欺负鳏寡孤独，不因为势力强大就去抢夺农夫的粮食和家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政，所以年老而无妻子儿女的人，也有人供养终其天年；病苦孤独无显弟的人，可以安置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也有所依托而得长大成人。这是周文王的事业，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去实行兼爱。从前周武王即定天下，去祀泰山的神，其祝辞说：“泰山之神有灵，我周王行此祭祀，现在大事既成，又得到仁人们的辅佐，夹拯救华夏及四夷之民。虽然有至亲，但不如仁人。四方百姓倘有过错，由我一人来担当。”这是周武王的事业，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去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心中果然想天下富庶，厌恶贫穷；想要天下得到治理，厌恶混乱，就应当实行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根本方法，不可不努力去做。”

陈政事疏

——贾谊

【简介】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河南郡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文学家。自幼好学，精通儒家经典及其他学派的著作，善文章，尤以政论文和辞赋见长。

本篇（选自《汉书·贾谊传》）是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后本着高涨的政治热情，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针对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向汉文帝慷慨陈词的一份长篇上疏，是贾谊著名的西汉鸿文之一，目前能见到的只是班固摘要录入《汉书》的部分，全文已难以补齐。贾谊在本篇中首先劈头盖脸地说当时应为之痛哭的问题有一个，应为之流泪的问题有两个，应为之深深叹息的问题有六个，把他生活的时代所充满的矛盾尖锐地提了出来，使人不能不认真地往下读，看贾谊到底说了些什么。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有三个：一是西汉中央政权与各个诸侯王封国之间的矛盾；二是西汉帝国政府与匈奴民族的矛盾；三是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困扰西汉前期几个皇帝的大问题。汉文帝在位时期，异姓诸侯王已基本消灭，但同姓诸侯王仍力量强大，他们阻挠中央政府许多政策法令的贯彻，威胁中央政权的生存，妨碍全国的真正统一，而中央政府又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难怪在政治立场上始终与中央政府站在一起的贾谊要为之而痛哭失声。贾谊指出，无论异姓诸侯王或同姓诸侯王，总是要同中央分庭抗礼，甚至造反的，而且力量最大的最先反，力量次之的稍后反，不反的只是因其地盘太小、力量太弱而反不起

治
国
安
邦
策

来。有鉴于此，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一些大诸侯王封国分解为众多小诸侯王封国，使其國小力薄，丧失反抗中央的物质条件。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巧妙的策略，因而被一筹莫展的汉文帝所采纳。历史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很有效果，否则，后来的汉景帝是无法迅速平息“七国之乱”的。针对西汉前期以和亲政策来笼络匈奴贵族，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西汉帝国政府与匈奴民族的矛盾这一情况，贾谊说它是应当为之流泪的一件事情。贾谊反对屈辱的和亲政策，但也考虑到当时还不具备对匈奴贵族以毁灭性打击的足够力量，因而曾在本上疏以前就向汉文帝提出过“与单于争其民”的对策，即主张用多余的物资供应匈奴地区的人民，让他们感到汉朝的“恩德”，从而心向汉朝，拒绝匈奴贵族的驱使，以便于西汉帝国政府巩固边防。同时，随时警惕匈奴入侵，平时在边疆地区多多积蓄粮食，战时用来供应赴边作战的军队，为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作好物质准备。但汉文帝没有认真推行贾谊的这一主张。因此，贾谊在本篇中又毛遂自荐，愿出任主管民族事务的官员，以推行自己在匈奴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并保证能制单于、答叛臣、“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否则，与匈奴的关系依然如故，贾谊又只得流泪了。在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问题上，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曾吸取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是随着西汉政权的逐渐稳定，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逐渐加强。汉文帝在位时期，破产的农民已经不少，有的出卖田宅，有的出卖儿女，有的逃离故乡过流浪生活。贾谊曾在此上疏以前向汉文帝提出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厉行勤俭节约的建议，但朝廷中反对贾谊建议的大有人在，因而贾谊在本篇中再次就这一问题向汉文帝进言，并大量引用富商大贾浪费无度的事实给朝廷敲响了警钟，批判了那些对现实生活中的弊端无动于衷并高喊“毋动”的官僚，认为汉文帝受他们的欺瞒是一件应当为之而深深叹息的事

情。接着，贾谊指出了另两件事情也是应当为之而深深叹息的。这就是对人民的教化和对统治者的继承人——太子的培养教育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贾谊引经据典，对照历史，强调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主，反对拔高刑罚的惩戒作用，并提醒统治者重视培养接班人对延续王朝统治和对国家命运的极端重要性。以图既治当时之安，又治未来之安，可谓用心良苦。可以说，贾谊在这两个问题上真是把儒家的理论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音鱼 yú），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音错 cuò）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为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音喘 chuǎn）逆，首尾衡决，国制抢（音仓 cāng）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音项 xiàng）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参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